



# 家乡的斜石坝

□ 许江舰

我的家乡在渝东北乡下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，那里竹树环合，草木鲜茂。从院子里缓步下行100米直达沟底，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河穿沟而过。在小河边，一座硕大的山石静静地矗立。山石高丈余，西高东低，四周长满碧绿色的苔藓。沿东边斜坡爬上去，最上面是一块面积有大半个篮球场大的石坝。石坝天生平坦，几无凹凸。因它一边略略低斜，乡亲们都亲热地称它为“斜石坝”。

斜石坝是孩子们的乐园。晴朗的日子，村里的孩子们来到河边放牛，当牛儿们各自安静地吃着鲜嫩的河草，孩子们则一个个爬上斜石坝，自顾快乐地玩耍，斗蛐蛐、拍烟纸、抽陀螺，嬉戏打闹，追逐娱乐。小时候的我喜欢看连环画，放牛时常不忘带上一本，坐在坝上，几个小伙伴围拢一块儿，兴致勃勃地翻看。累了，就躺在坝上，看遼远的群山，望湛蓝的天空，听鸟儿的鸣唱和风的呢喃。此时的斜石坝仿佛成了课间的校园，热闹的操场。斜石坝俨然一位慈爱的母亲，温柔地看着可爱的孩子们。

斜石坝平坦、宽敞，比村里所有的院坝都要大。当院子里家家户户晒粮食时，院坝不够用，斜石坝便派上了用场，成为乡亲们在院坝外晒粮食的重要场地。因而，斜石坝也被乡亲们称为“晒粮坝”。每年初秋时节，我会忙不迭地跟着父母，背背篓，端撮箕，拿扫帚，一齐佝偻爬上斜石坝，清扫坝上的杂物、灰尘，帮助父母铺开那一簇簇从田间收割的还散发着淡淡清香的新鲜稻谷。一连翻晒数天，直至谷粒湿气干透，晶莹鲜亮。父亲说：“只有经过翻晒的稻谷才不会霉变，营养不会缺失。”这样他才会放心地完成上交公粮的任务。而这一切，斜石坝功不可没。在我的家乡，几乎每个村庄的周围，都有这样大大小小的晒粮坝。乡亲们除了用它们翻晒稻谷、麦子、高粱、玉米等农作物，也临时存放秸秆。劳动之余，几个乡亲碰到一块儿，顺便在上面站一站，坐一坐，歇歇气儿，或摆摆龙门阵，聊聊家常。

斜石坝独居一隅，默默无闻。它峻拔、坚韧，长年遭受雨雪风霜的侵蚀和烈日暴

晒，不干裂，不风化，是大自然赐予的优质石料，是乡里人垒墙造屋的上佳建材。但世代代的乡亲们从未打过它的主意，不忍心毁伤它，内心早已把它视为村里的一员。岁月荏苒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。乡亲们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分享着乡村振兴的红利，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。不少村民从昔日荒瘠的山沟搬迁到新农村集居点，住在交通便利的公路边，有了比斜石坝更平展宽阔的水泥坝和停车场。有的还远离家乡，在大城市买了房。辛劳一生的父母也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，随我们居住在城市，过起了愉快的晚年生活。昔日炊烟袅袅鸡犬狗叫的乡村如今人烟寥寥。斜石坝上再也看不到乡亲们忙碌的身影，它孤独地留在那里，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。乡亲们虽搬的搬，走的走。但现在，家乡的山更青了，水更秀了，野兽更多了，鸟儿叫得更欢了，孤独的斜石坝又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斜石坝是乡亲们的好伙伴，它年年月月陪伴着乡亲们，与乡亲们荣辱与共，朝夕相处，早已嵌入乡亲们的灵魂，融入乡亲们的血脉；斜石坝是乡村历史的见证者。岁月流转，春去秋来，它目睹乡亲们的喜怒哀乐，见证了家乡的今昔变化。而今，晚年的父亲还常常想起斜石坝，念叨着它的名字，回忆起曾与它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。

斜石坝是家乡的代名词，是浓醇醇的乡愁，是人生最难忘的记忆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)

# 年从我家磨里转出来

□ 程华照

红彤彤的灯笼悬挂街巷，吉祥喜庆的对联贴在门前。春节——笑盈盈地大踏步向我们走来。眸视庭院落寞的老磨，冷清清地闲置在瑟瑟寒风中，情绪不由被撩拨，几多往事漫过红尘，悄然回来翻开儿时的记忆。

进入腊月，跨入迎新门坎，开启了过年模式：大人们用砖头石块垒起灶台，将腌制好的肉块香肠架在上方，用麻袋篾席团团密封，一腔暗火吱吱燃出柏树桩、花生壳、广柑皮的烟子，将小巷熏得香喷喷……

这些——年的序，主题还在我家磨里呀呀地转动。

汤圆——年的标配，年的代言。缺它就谈不上过年。

物资匮乏商业滞后的时期，街上几乎没有成品的年货卖，它们都是由商业部门特供的糯米、白糖、芝麻、花生等食材在家中自制而成。

吃汤圆，托福我家的磨子。

过年前夕，乡下匠人拎着工具木箱走街串巷大声吆喝：“修磨子修磨子，修了磨子好过年。”

父亲出门看见那人皮肤黝黑，块头大肌肉高高凸起，知道是位经验丰富的老石匠立马叫住：“这磨子全是崖上青石头打的，坚硬无比，师傅你看行吗？”

石匠从箱子里取出几根镗子递到父亲眼前笑呵呵地说：“全是优质碳素钢锻造的尖镗、扁镗，再硬的石头抵不过它们。”

父亲用劲掀开上层转动的磨磙，指着道道磨损的齿纹叨叨：“这条街近两百户人家就这么个磨子，全凭师傅的手艺哟。”

待磨子修好，半边街的人就开始提着糯米来到我家庭院。过节心切，大伙争先抢在第一时间，谁也不想排队在别人后面。一家人一二十斤重的糯米要耗费两三个小时，一个原始手推磨子根本忙不过来，人们只好排着轮子耐心等待。

临街转角处有家姓乔的面粉厂，正在用喇叭吆喝加工糯米泡圆，可左邻右舍就是不买账，张大哥说：“把糯米倒进金属漏斗里机器一开，眨眼哗啦啦就完了。”玫抢着补充：“坚守传统，是对自己的一次朝拜。春节只有几天凡事都要慢慢来，才能体会它的深度内涵。如推磨一样，捏住转柄就感觉尝到了过年的滋味。”

石磨出来的东西纯正细腻，一口下去便是——乡愁。

岁末街道上不像往日行色匆匆，心急火燎，生活悠哉地放慢节奏，寒风飏中人们脸上挂满灿烂的笑容，见面彼此不再是擦肩而过头也不回的路人，总会驻足拱手“你好，给你拜年”地聊上几句。

庭院一簇横逸斜出的腊梅，羞答答地开着，浅浅的散发芬芳。梅下的人们边推磨边说说笑笑，话题多半从推磨说起，渐行渐远地无限延伸，唠家常谈国事，陌生人变成熟人，邻里关系拉近距离。

推磨的人很多，从早晨到深夜无缝衔接。那些家住偏远，到饭点时又正在忙活难以脱身，妈妈见状从家里端出一碗热腾腾的面条递到他跟前，那人双手接过难为情地连声道谢：“占用你家的磨子，又要吃你们的饭，怎么好意思。”

“我们都是邻居。”妈妈不善言辞，话语简单质朴，让人听到字字贴心。

大伙忙完临近腊月二十八九，我家终于等来一个休止符，权当街坊最晚推汤圆的一户人家。

妈妈将浸泡糯米的木桶提到水槽边，用手轻轻地搓揉几下，然后将酸水倒掉将米沥干，注入清水后提到磨子前，将棉织白口袋系在磨盘口子上，一个迟到的新春佳节，怯生生地徐徐拉开。

夜朦胧、风萧萧，烛光下的妈妈穿着红棉袄，一对乌黑齐肩的辫子随磨摇曳，宛若一幅杨柳青红红火火的年画。我定定依偎门边，望着妈妈纤纤的细手攥住木柄，溜溜地匀速转动磨磙，一颗颗将糯米添进磨眼，浓浓的年味从槽子里流出，流向初一的早晨。

相约而至的年来了又去，几十年的光阴划就我老磨的剧终，不经意间一些传统的东西悄然淡出，成挥之不散的往事。我家庭院的石磨，早已褪去昨日的芳华遍布苔藓，日晒雨淋中，静默地打量现代人的生活习俗。

每逢春节，我都要回老屋走走，来到磨前轻轻抚摸它，用力推动它，与它说说话，聆听那熟悉的声音，瞧瞧它的模样，让我一下回到从前：那么亲切，那么年味浓浓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报告文学协会会员)

# 山路弯弯回故乡

□ 钟灵

亮哗哗的溪水从石壁下跌落，随同人声的阵阵喧闹，跌宕在崖下的池塘。池塘里正在起网，欢跳的鱼儿被大手拿住，随着白色抛物线的起落，激起池塘边呼应的欢呼声……这是童年时，从遥远的北方回到故乡重岩村，人们一起在池塘里打鱼、分鱼，为春节预热的一个画面。

那时，从遥远的北方到重岩村的回乡路实在太遥远太艰辛——坐七天六夜的火车到达万县城区，再坐半天的轮船到达瀟渡镇，接下来还得连续爬四五个小时的山路。但那浓浓的乡情，总会为记忆里的故乡涂抹上重重暖意。

后来，尽管我们已经重归故里，回到了万州，但回乡的路，依然遥远。阵阵山风肆意吹刮着山上的松林，不断传送着乡下亲人们的消息：堂弟南下深圳打工去了；二堂哥考上了北方的大学；大姑一家因为移民搬迁进了城；二姑家的兰妹到武陵镇上开理发店，生意红火……

前不久，我与朋友相约，再次回到重岩村，它的变化大到我几乎不敢相认：平展展的公路只一个多小时，就把我带到了村里，像是一条纽带，只不过经过几个缠绕的结，繁华的城市连通着重重山崖上的村庄。平整的地坝，齐整美观的花坛簇拥着两三层楼的民居——只有这株黄葛树犹如虬龙，始终安卧在村口，在岁月里根深叶茂……

村里建起了自己的工厂。想不到，昔时大风刮得人心头寒烟阵阵的山梁之地，竟然因为濒临长江，通风条件好，而被企业看中，在这里建起了皮蛋加工厂。经过流转的百多亩土地上，种满了花卉和果树，小桥流水、曲径环绕。除了生产加工皮蛋、盐蛋、蛋干等休闲食品，公司还发展了养鸡、果树栽培等项目，花园式的工厂已具休闲观光农业雏形。一阵阵笑声吸引我走向厂旁边。原来，有些妇女正在除草，整饰苗圃。我问其中的一位年轻女子，她笑呵呵地说：“在家门口上班，可以按时回家、照顾到家里，肯定比在外面打工好。”当我得知厂里还免费供应午餐，旁边的大婶说：“伙食好！顿顿都有肉！”对于我的赞叹，其他的大婶还是低头干着活，聊着天，并不感到惊奇。

来时路上经过的那片片绿影，是村里的李子和花椒基地。同行的朋友告诉我，村里成立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，发展脆红李产业基地600多亩，统一管护和销售，产值收益达到20多万元，村集体经济2万多元，脱贫户收益分红也达到了1万元。提到分红大会上的情景，正在地里忙活的老伯脸上绽放出喜滋滋的神采，打心底泛起的舒心溢于言表。

大片的山坡上，密植着半人高的花椒。这片200多亩的花椒基地吸纳解决40村民就业，每年人均收入约1.5万元。我凝视着那些长满尖刺枝干上的尖圆形的叶片，每一片都那么翠绿，蕴含生机，仿佛这片土地潜藏着无尽的能量。

几个小时的时间，根本不够看。我竟然连童年时住过的奶奶家的老屋都没找到……

对于一位曾经漂泊的游子，故乡是一张在时光里被无数个画面完成的拼图。这幅图，珍藏在我内心深处。每一次的添加，都会荡起心头的涟漪。不知下一次，重岩村又会呈现给我什么样的风景？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副主席)

